

## 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海上花列傳

### 第十四回 單拆單單嫖母受侮 合上合合賭暗通謀

按：張小村、趙樸齋同行，至寶善街悅來客棧門首。樸齋道：「我去一逮就來，耐等一歇。」小村笑而諾之，獨自回棧。棧使開房點燈沖茶，小村自去鋪設煙盤過癮，吸不到兩口煙，趙樸齋竟回來了。小村詫異得很，問其如何。樸齋嘆口氣道：「勸說起！」便將陸秀寶要打戒指一切情節仔細告訴小村，並說：「我故歇去，就來裏棋盤街浪望仔一望，望到俚房間裏來噪擺酒、豁拳、唱曲子，鬧熱得勢。想來就是姓施個客人。」小村笑道：「我看起來還有道理。耐想，今朝一日天就有客人，阿是客人等好來噪？無撥實概湊巧嘅！耐去上仔俚當水哉！姓施個客人末總也是上當水。耐想阿對？」樸齋恍然大悟，從頭想起，越想越像，悔恨不迭。小村道：「難也勸去說俚哉。以後耐勸去仔末纔是哉。我也正要搭耐說：我有一頭生意來噪，就是十六鋪朝南大生米行裏，我明朝就要搬得去。我去仔，耐一干子住來裏棧房裏，終究勿是道理。最好末耐原轉去，托朋友尋起生意來再說。勿然就搬到耐噪娘舅店裏去，倒也省仔點房飯錢。耐說阿是？」樸齋尋思半晌，復嘆口氣道：「耐生意倒有哉，我用脫仔多花洋錢，一點點勿曾做啥。」小村道：「耐要來裏上海尋生意，倒是難哩。就等到一年半載，也說勿定尋得著尋勿著。耐先要自家有主意，勸隔兩日用完仔洋錢，勿過去，撥來耐噪娘舅說，阿是無啥意思？」

樸齋尋思這話卻也不差，乃問道：「耐噪碰和，一場輸贏要幾花嘅？」小村道：「要是牌勿好，輸起來，就二三百洋錢也無啥希奇哩。」樸齋道：「耐輸仔阿撥俚噪？」小村道：「輸仔阿好勿撥嘅。」樸齋道：「陸裏來幾花洋錢去撥俚？」小村道：「耐勿曉得。來裏上海場花，祇要名氣做得響末就好。耐看仔場面浪幾個人，好像闊天闊地，其實搭倪也差勿多，不過名氣響仔點。要是無撥仔名氣，阿好做啥生意噪？就算耐屋裏嚮該好幾花家當來裏，也無用嘅！耐看吳松橋，阿是個光身體？俚稍微有點名氣末，二三千洋錢手裏豁出豁進，無啥要緊。我是比勿得俚，價末要有啥用場，匯劃莊浪去，四五百洋錢也拿仔就是。耐陸裏曉得嘅！」樸齋道：「莊浪會拿仔末，原要還個嘅。」小村道：「故末也要自家算計哉哩。生意裏借轉點，碰著法有啥進益，補湊補湊未還脫哉。」樸齋聽他說來有理，仍是尋思不語。須臾各睡。

次早十九日，樸齋醒來，見小村打疊起行李，叫棧使喊小車。樸齋忙起身相送，送至大門外，再三囑託：「有啥生意，搭我吹噓噓。」小村滿口應承。

樸齋看小村押著小車去遠，方回棧內。喫過中飯，正要去閑游散問，祇見聚秀堂的外場手持陸秀寶名片來請。樸齋賭氣，把昨夜頭一個局錢給他帶回，外場那裏敢接。樸齋隨手撩下，望外便走。外場祇得收起，趕上樸齋，說些好話。樸齋祇做不聽見，自去四馬路花兩樓頂上泡一碗茶，喫過四五開，也覺沒甚意思，心想陸秀寶如此無情，倒不如原和王阿二混混，未始不妙。當下出花兩樓，朝南過打狗橋，徑往法界新街盡頭，從明王阿二門口，直上樓去，房間裏不見一人。

正在躊躇想要退下，不料一回身，王阿二捏手捏腳跟在後面，已到樓門口了。喜的樸齋故意彎腰一瞧，道：「咦！耐阿是要來嚇我？」王阿二站定，拍掌大笑道：「我來噪間壁郭孝婆搭，看見耐低倒仔頭祇管走，我就曉得耐到倪搭來，跟來耐背後。看耐到仔房間裏，東張張，西張張，我末來裏好笑，要突出來哉呀！」樸齋也笑道：「我想勿到耐就來裏我背後，倒一嚇。」王阿二道：「阿是耐勿看見？眼睛大得來！」

說話時，那老娘送上煙茶二事，見了樸齋笑道：「趙先生，恭喜耐哉嘅！」樸齋愕然道：「我有啥喜嘅？」王阿二接嘴道：「耐算瞞倪阿是？勿可帳倪倒纔曉得個哉。」樸齋道：「耐曉得啥哩？」王阿二不答，卻轉臉向老娘姨道：「耐聽俚，阿要惹人氣！倒好像是倪要喫醋，瞞仔倪。」老娘姨呵呵笑道：「趙先生，耐說末哉。倪搭勿比得堂子裏，耐就去開仔十個寶也勿關倪啥事，阿怕倪二小姐搭俚噪去喫醋？倪倒有幾幾花花醋噪，也喫勿得陸裏搭好嘅！」

樸齋聽說，方解其意，笑道：「耐噪說陸秀寶，我祇道仔耐噪說我有仔啥生意恭喜我。」王阿二道：「耐有生意無生意，倪陸裏曉得嘅。」樸齋道：「價末陸秀寶搭開寶，耐倒曉得哉。故是張先生來搭耐噪說個嘅。」老娘姨道：「張先生就搭耐來仔一逮，以後勿曾來歇。」王阿二道：「張先生是勿來哉。我搭耐說仔罷，倪搭用好包打聽來裏，阿有啥勿曉得？」樸齋道：「價末昨夜頭是啥人住來噪陸秀寶搭，耐阿曉得？」王阿二努起嘴來道：「哪，是祇狗哉哩。」被樸齋一口啐道：「我要是住來噪末，也勿來問耐哉嘅！」王阿二冷笑道：「勸搭我瞎說哉！開寶客人住仔一夜天，就勿去哉，耐騙啥人嘅！」樸齋嘆口氣，也冷笑道：「耐噪包打聽阿是個聾聵？教俚去喊個剃頭司務拿耳朵來作清爽，再去做包打聽末哉。」王阿二聽說，知道是真情了，忙即問道：「阿是耐昨夜頭勿來噪陸秀寶搭？」樸齋遂將陸秀寶如何倡議，如何受欺，如何變卦，如何絕交，前後大概略述一遍。

那老娘姨插口說道：「趙先生，也要算耐有主意噪，倒撥來耐看穿哉。耐阿曉得，信人開寶是俚噪堂子裏口談嘅，陸裏有真個嘅，差勿多要三四轉五六轉噪。耐末豁脫仔洋錢，再去上俚當水，啥犯著嘅？」王阿二道：「早曉得耐要去上俚當水末，倪倒勿如也說是清信人，祇怕比仔陸秀寶要像點噪。」樸齋嘻嘻的笑道：「耐前門是勿像哉，我來搭耐開扇後門走走，便當點阿好？」王阿二也不禁笑道：「耐個人啊，撥兩記耳光耐喫喫末好！」老娘姨隨後說道：「趙先生，耐也自家勿好。耐要聽仔張先生閑話，就來裏倪搭走走，勿到別場花去末，倒也勿去上俚當水哉。像倪搭阿有啥當水來撥耐上嘅？」樸齋道：「別場花是我也無撥，陸秀寶搭勿去仔，就不過該搭來走走。前幾日我心裏要想來，為仔張先生，倘忙碰著仔，好像有點難為情。難是張先生搬得去哉，也勸緊哉。」

王阿二忙即問道：「阿是張先生尋著仔生意哉？」樸齋遂又將張小村現住十六鋪朝南大生米行裏的話，備述一遍。那老娘姨又插口說道：「趙先生，耐忒啥膽小哉。勸說啥張先生倪搭勿來，就算俚來仔碰著耐來裏，也無啥要緊嘅。有辰光倪搭客人合好仔三四個朋友一淘來，纔是朋友，纔是客人，俚噪也算鬧熱點好白相；耐看見仔要難為情殺哉！」王阿二道：「耐末真真是個鐘頭！張先生就是要打耐末，耐也打得過俚嘅，怕俚啥嘅？要說是難為情，倪生意祇好勸做哉。」

樸齋自覺慚愧，向榻床躺下，把王阿二裝好的一口煙，拿過槍來，湊上燈去要吸，吸的不得法，焰騰騰燒起來了。王阿二在傍看著好笑。忽聽得間壁郭孝婆高聲叫：「二小姐。」王阿二慌的令老娘姨去看：「阿有啥人來噪？」老娘姨趕緊下樓。樸齋倒不在意，王阿二卻抬頭側耳細細的去聽。祇聽得老娘姨即在自己門前和人說話，說了半晌，不中用，復叫道：「二小姐，耐下來哩。」恨得王阿二咬咬牙，悄地咒罵兩句，祇得丟了樸齋，往下飛奔。

樸齋那口煙原沒有吸到底，也就坐起來聽是甚麼事。祇聽得王阿二走至半樓梯，先笑叫道：「長大爺，我道是啥人！」接著咕咕唧唧更不知說些甚話，聽不清楚。祇聽得老娘姨隨後發急叫道：「徐大爺，我搭耐說唱」這一句還沒有說完，不料樓梯上一陣腳聲。早闖進兩個長大漢子。一個尚是冷笑面孔，一個竟揎拳攘臂，雄糾糾的據坐榻床，搭起煙槍，把煙盤亂擲，祇嚷道：「拿煙來！」王阿二忙上前陪笑道：「娘姨來噪拿來哉。徐大爺勸勸氣。」

樸齋見來意不善，雖是氣不伏，卻是惹不得，便打開裏一溜煙走了，王阿二連送也不敢送。可巧老娘姨拿煙回來，在街相遇，一把拉住囑咐道：「日裏向人多，耐夜頭一點鐘再來，倪等來裏。」樸齋點頭會意。

那時太陽漸漸下山。樸齋並不到棧，胡亂在飯館裏喫了一頓飯，又去書場裏聽了一回書，捱過十二點鐘，仍往王阿二家，果然暢情快意，一度春宵。

明日午前回歸棧房，棧使迎訴道：「昨夜有個娘姨來尋仔耐好幾逮噪。」樸齋知道是聚秀堂的楊家姆，立意不睬。惟恐今日再來糾纏，索性躲避為妙。一至飯後，連忙出門，惘惘然不知所往。初從石路向北出大馬路，既而進拋球場，兜了一個圈子，心下打算：畢竟到那裏去消遣消遣？忽想起吳松橋等碰和一局，且去孫素蘭家問問何妨。因轉彎過四馬路，徑往兆貴裏孫素蘭家，祇向客

堂裏問：「吳大少爺阿來裏？」外場回說：「勿曾來。」樸齋轉身要走，適為娘姨金姐所見。因是前日一淘碰和的，乃明白告道：「阿是問吳大少爺？俚哋來裏尚仁里楊媛媛搭碰和，耐去尋末哉。」

樸齋聽了出來，遂由兆貴里對過同慶里進去，便自直通尚仁里。當並尋著了楊媛媛的條子，欣然摳衣踵門，望見左邊廂房裏一桌碰和，迎面坐的正是張小村。樸齋隔窗招呼，盪進房裏。張小村及吳松橋免不得寒暄兩句，李鶴汀祇說聲「請坐」，周少和竟不理。趙樸齋站在吳松橋背後，靜看一回，自覺沒趣，訕訕告辭而去。

李鶴汀乃問吳松橋道：「俚阿做啥生意？」松橋道：「俚也出來白相相，無啥生意。」張小村道：「俚要尋點生意，耐阿有啥路道？」吳松橋嗤的笑道：「俚要做生意！耐看陸裏一樣生意末俚會做嘅？」大家一笑丟開。

比及碰完八圈，核算籌碼，李鶴汀仍輸百元之數。楊媛媛道：「耐倒會輸哋，我勿曾聽見耐贏歇哋。」吳松橋道：「碰和就輸煞也勦緊，祇要牌九莊浪四五條統喫下來末，好哉哋。」周少和道：「喫花酒無啥趣勢，倒勿如尤如意搭去翻翻本看。」李鶴汀微笑道：「尤如意搭，明朝去末哉。」張小村問道：「啥人請耐喫酒？」李鶴汀道：「就是黎篆鴻，勿然啥人高興去喫花酒。俚也勿請哈人，單是我搭四家叔兩家頭。要拆仔俚冷臺，故是跳得來好白相煞哉。」吳松橋道：「老老頭倒高興哋。」李鶴汀正色道：「我說倒也是俚本事。耐想哩，俚屋裏末幾花姨太太，外頭末堂子裏倌人，還有人家人，一榻括仔算起來，差勿多幾百哋！」周少和道：「到底阿有幾花現銀子？」李鶴汀道：「啥人去搭俚算嘅，連搭俚自家也有點模糊哉。要做起生意來，故末叫熱昏搭仔邪，幾千萬做去看，阿有啥陶成！」大家聽了，搖頭吐舌，讚嘆一番，也就陸續散去。

李鶴汀隨意躺在榻床上，伸了個懶腰，打了個呵欠。楊媛媛問：「阿要喫筒鴉片煙？」鶴汀說：「勦喫。昨日鬧仔一夜天，今朝勿曾困醒，懶樸得勢。」媛媛道：「昨日去輸仔幾花嘅？」鶴汀道：「昨日還算好，連配仔兩條就停哉，價末也輸千把哋。」媛媛道：「我勦耐少賭賭末哉。難為仔洋錢，還要糟塌身體。耐要想翻本，我想俚哋人贏末倒拿仔進去哉，輸仔勿見得再拿出來撥來耐哉哩。」鶴汀笑道：「故是耐瞎說。先拿洋錢去買得來籌碼，有籌碼末總有洋錢來哋，阿有啥拿勿出？就怕翻本翻勿轉，莊浪風頭轉仔點，俚哋倒勿打哉，贏勿動俚，無法仔。」媛媛道：「原是哋。我說耐明朝要到尤如意搭去，算好仔幾花輸贏，索性再賭一場，翻得轉末翻仔，翻勿轉就氣輸仔罷哉。」鶴汀道：「故末勿差。倘然翻勿轉，我定規要戒賭哉。」媛媛道：「耐能夠戒脫仔勿賭，故是再好也勿有。就是要賭末，耐自家也留心點，像實概幾萬輸下去，耐末倒也無啥要緊，別人聽見仔阿要發極嘅？耐哋四老爺要問起倪來為啥勿勸勸哩，倪倒喫仔俚閑話，也祇好勿響哋。」鶴汀道：「故是無價事個，四老爺勿說我倒來說勿？」媛媛道：「故歇說閑話個人多，例說勿定哋。其實倪搭是耐自家高興賭仔兩場，閑人說起來，倒好像倪挑仔幾花頭錢哉。倪堂子裏勿是開啥賭場，也勦挑啥頭錢哋。」鶴汀道：「啥人來說耐嘅，耐自家來哋多心。」媛媛道：「難耐到尤如意搭去賭末哉，故末有啥閑話，也勿關倪事。」

說話時，鶴汀已自目錫吻瀝，微笑不言，媛媛也就剪住了。當下鶴汀朦朧上來，竟自睡去。媛媛知他欠困，並不聲喚，親自取一條絨毯替他悄地蓋上。鶴汀直睡至上燈以後，娘姨盛姐搬夜飯進房，鶴汀聽得碗響即又驚醒。楊媛媛問鶴汀道：「耐阿要先喫仔口，再去喫酒？」鶴汀一想，說道：「喫是倒喫勿落，點點也無啥。」盛姐道：「無撥啥小菜哋，我去教俚哋添兩樣。」鶴汀搖手道：「勦去添，耐搭我盛一口口乾飯好哉。」媛媛道：「俚乃喜歡糟蛋，耐去開仔個糟蛋罷。」盛姐答應，立刻齊備。

鶴汀和媛媛同桌喫畢，恰值管家匡二從客棧裏來，見鶴汀稟說：「四老爺喫酒去哉，教大少爺也早點去。」媛媛道：「等俚哋請客票頭來仔了去，正好哋。」鶴汀道：「早點去喫仔，早點轉去困覺哉。」媛媛道：「耐身向裏有點勿舒齊末，原到倪搭來，比仔棧房裏也適意點哋。」鶴汀道：「兩日勿曾轉去，四老爺好像有點勿放心，轉去個好。」媛媛也無別語。李鶴汀乃叫匡二跟著，從楊媛媛家出門赴席。

第十四回終。